

電影人

漫談電影字幕翻譯——舒琪(上)

文：金寶

舒琪這個名字，對影迷來說一定並不陌生，除了因為他是本地的資深電影人，相信大家近年亦曾於銀幕上見過他的名字——於片尾字幕升起的時候，看到「字幕：舒琪」這一欄。中文字幕的翻譯對外語電影尤其重要，卻不是太多觀眾會留意箇中奧妙，其實字幕的翻譯比一般的翻譯工作需要更高的技巧和對戲劇性有敏銳的觸覺，由舒琪這位具有差不多三十年經驗的字幕翻譯來為大家分享其中種種，最適合不過。

舒琪與電影字幕翻譯這項工作結緣，始於學生時代。「當時我為一本名為《幸福家庭》的雜誌寫電影介紹，每月要定期和一些發行西片的公司聯絡取電影資料，當時華納的宣傳人員問我有沒有興趣試試翻譯字幕，就這樣第一次接觸這項工作。可是當時對方覺得譯出來的字幕太過『斯文』，就是太多『的的麼麼』，字句不夠濃縮簡潔，合作了一、兩次，之後便沒了下來。」

舒琪笑說。「至八十年代末期，我開始從事西片的發行，為了節省成本，唯有自己動手翻譯字幕。」至今舒琪已翻譯超過二百部電影的字幕。

字幕和一般翻譯工作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字數的限制，一般來說連標點符號不多於十四個字一句。「十四個字只是一個參考的標準，每句的字數多少還得看對白的節奏和長短，如對白說得很快，一行十四個字觀眾也會『追不到』字幕。每句十四個字的要求，對自己來說在增進語言技巧方面很有裨益，因為用字要精煉，亦會從中發現很多中、英文的微妙分別。而從前的字幕是燒在拷貝上的，字體很大，每個畫面只能容納一行字幕，現在多用數碼拷貝，每個畫面可出多於一句字幕，已大大提高了彈性。」

而目前舒琪翻譯字幕，除了會考慮是否對該電影作品或導演感興趣外，一定要有該電影的

錄像在手才是首要考慮條件。「單看電影的字幕本就翻譯，而不知道電影中的上文下理，很容易出錯。同一句對白，以不同的語氣讀出，已經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有些內容亦只在畫面上出現，例如畫面上影着一份報紙的頭條字句，這些亦需要翻譯，但若字幕本上沒有，便會遺漏。」舒琪繼續解釋：「可惜不是每一間公司都願意借出錄像字幕翻譯去工作，特別是荷里活的電影公司，因為他們怕有盜版的問題出現。但我身為翻譯，就是這部電影的工作人員之一，大家一定要有基本的互相信任，否則怎能合作？我看其他電影的時候，有時會發現字幕上的錯誤，很多時候是因為翻譯沒有根據畫面來譯，如果對着錄像進行工作，就不會有這種問題出現。」

下期續談舒琪在電影字幕翻譯上對戲劇性的要求。

新碟上架

文：任逍遙

《哈爾移動城堡》 Blu-ray

宮崎駿的作品陸續續續藍光化，去年已於日本推出的《哈爾移動城堡》藍光碟，亦在最近推出了港版，基本上收錄的內容是一樣的，聲畫質素亦同樣相當理想。這部改編自英國作家Diana Wynne Jones的同名小說的作品，是宮崎駿繼《千與千尋》後的力作，由於《千與千尋》贏了柏林最高榮譽金熊獎和奧斯卡最佳動畫，其後繼之作就分外令人期待。較出人意料的是，這部後繼之作竟是改編之作，一反宮崎駿原創劇本的作風，而且作品更流露着點點歐陸味道，所以新鮮感絕對十足。《哈爾移動城堡》的故事講十八歲的少女蘇菲被女巫的魔咒變成了九十歲老婆婆，為解除魔咒，蘇菲四處遊走，意外走進了一座充滿魔法的城堡，遇上了魔法師哈爾，並走入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奇幻世界。

如果大家一直有買宮崎駿或吉卜力製作室出品的影碟，應該都知道，影碟是會收錄完整版本手稿的，《哈爾移動城堡》亦沒有例外，想看一個較原始的版本，又或是想對照一下手稿與完成品的分別，這個部分絕對不能錯過。記着，那是一個完整的手稿版，換句話說，要完整看完，是需要足足兩小時的！

除了手稿部分外，其他特別收錄也很不錯，其中最令人欣賞的是，製作團隊真的跑到英美兩地去為影碟增值，當中包括飛到英國，找來原著小說作者Diana Wynne Jones接受訪問，她講述了對動畫版本的感想，以及一些角色創作上的解說。這一部分其實頗重要的，因為《哈爾移動城堡》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便是很多細節沒有交代清楚，得到原作者的額外分析，自然會對故事有更深的了解吧！

另外還有飛到美國拍攝的部分，這個其實是英語配音版Pete Docter的訪談環節，Pete Docter是Pixar的要員，曾執導《沖天救兵》，這次他不單講了配音上的製作點滴，還表達了對宮崎駿作品的欣賞。

由於Pete Docter的關係，讓《哈爾移動城堡》也和Pixar扯上了關係，影碟中更有一段是宮崎駿到訪Pixar總部的片段，除了是美日動畫製作的交流外，還有英語配音版試映的實況，宮崎駿更親自解釋現場觀眾的提問呢。



影音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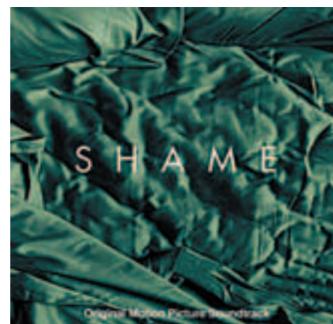
文：大秀

《色辱》 ——請將音量收細

又是一齣以單人匹馬做主線的電影——《色辱》(SHAME)由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執導，米高法斯賓達和加莉慕萊根主演，以美國紐約為舞台，講述紐約這個「大家都來找機會的城市」的美夢糖衣之下，還有很多人沉溺和迷失在其中。導演以性癮(Sex Addiction)作為一個比喻，引出在這大城市之下，每個人內心那難以面對的病態……電影原創音樂由Harry Ecott負責，但在音樂層面上，主業並非他的創作，而是找來已故神經琴王Glenn Gould、爵士巨人John Coltrane和Blondie等等的奇妙組合，New York New York，果然都是所有人來找機會的地方。

《色辱》的音樂運用上，沒有《極速罪駕》中那麼的「搶」，反而，是想要一種抽離的聲音來代替某些「思想」，用Chet Baker的《Lets Get Lost》是這樣，女主角加莉慕萊根「一半演唱」的Sad版《New York New York》也是這樣……但其中，我覺得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Brendon發現妹妹跟自己波士在相識不過二十分鐘後就搞上，還要回家在他的床上行事，他就立即更衣要離開這個地方——Brendon選擇去跑步，在那個長鏡頭之下，觀眾跟Brendon一樣在掛上隨身聽的耳機之後，完全聽不到所有環境聲音，只有Glenn Gould在彈奏巴哈的Prelude & Fugue No. 10 in E minor，用意，大概是他從周遭中想要把自己Mute掉，處理得非常有興趣。

麥昆憑一齣《大飢餓》(Hunger)聲名大噪，這次在《色辱》中再與當年的老拍檔米高法斯賓達合作，明顯，能再擦出新火花。法斯賓達演這個無法面對自己「問題」的Brendon，他的性癮不單只讓他沉迷性愛，更令他沉淪與封閉。然後，當他遇上多年不見、同樣迷失的妹妹之時，完全不容許她走進他的世界和內心，更不願被窺見這性癮的醜陋。看來，麥昆想透過性癮和跟性相關的材料，質疑「性愛」在這扭曲的社會風氣之下究竟為何物？片中法斯賓達的精采演出當然不只他的裸露，還有就是他的表情——尤其在他進行性愛的時候，那種表情的扭曲和痛苦感，完全能夠表現出來。相比之下，一向好戲的加莉慕萊根，在戲中那個極不好看的裸體，就不知想在表達什麼。



Ric O' Barry的

海豚灣



2010年奧斯卡得獎紀錄片《海豚灣》(The Cove)，讓環保運動之外的人認識了這位「海豚戰士」、今年73歲的Ric O' Barry。鏡頭前，作為紀錄片的主角，有時候戴着大墨鏡、棒球帽和大口罩，是被日本警方和黑道圍堵的頑固抗議者，有時候，則是坐在大礁石上泛着淚花的孤獨俠。「如果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海豚交易》改變，這個世界就沒希望可言了。」這是他的座右銘。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當放映《海豚灣》的大廳亮起，主持人宣佈Ric O' Barry入場時，香港浸會大學的在場師生全體起立、鼓掌。和影片裡的打扮一樣，穿着牛仔褲、衝鋒衣的O' Barry快步走進來，臉上懸着淺淺的笑意，他的皮膚因常年的海上工作而顯出粗礪的滄桑感。他是上月受到AIESEC in HKBU (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會香港浸會大學分會)的邀請，來學校舉辦分享會。說是分享會，更像是一場「粉絲見面會」。

場下的國際學生眾多，不少在觀影時，發出了幽幽的抽泣聲。還有曾因受到影片啟發，跟隨O' Barry到日本海豚受害區太子町(Taiji)考察的香港年輕志願者。O' Barry和他的團隊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影片在全球引起對日海狗捕虐的抗議，而太子町也暫緩了當年的捕殺計劃，但事後證明，那只是出於對天氣變化的考慮，而非「金盆洗手」。「是的，太子町的海狗捕虐並沒有因此停止，今年9月我們將繼續去那裡，希望尋求法律制裁。」O' Barry在現場堅定的說。現在他的身份是地球島嶼協會——拯救日本海狗計劃的項目總監。

贖罪之路

坐落日本南部的太子町地區，每年捕殺的海狗數量，據影片揭露的數字顯示，約2,3000隻，差不多為全日本捕殺的總量。但因為當地漁民的獵殺方式隱秘，通常將每年在特定季節游經此海域的海狗群驅趕到一個偏僻的小海灣，再用大魚網圍住，然後用長矛一條條殺死——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驅殺。不僅如此，在屠殺開展之前，海狗還要經過一項「挑選」：跳躍能力強、活潑健康的海狗會被世界各地而來的海洋展館訂購，每條能賣到10到20幾萬美金。這背後的利益驅動力，也將O' Barry從一個60年代知名的海狗訓練師推向贖罪的道路。

如果在60年代的美國打開電視，常常能見到O' Barry的身影。正值20多歲的棒小伙，O' Barry為大眾喜愛的節目《Flipper》展示各種海狗的高難度跳躍動作以及它們可愛的「笑容」。他所服務的邁亞美海洋館更開設了全球首個海狗現場表演節目，之後世界各地紛紛效仿，開設海狗表演。直至有一天，O' Barry訓練的5條海狗中的一條以自殺性的方式，死在他的懷中，給了他強烈的衝擊。他開始反思圈養海狗對這些聰明海洋哺乳動物的傷害和痛苦，並處於深深的負罪感中。

O' Barry辭掉海洋館的高薪厚職，更因為擅自

釋放各大海洋館中的海狗而數度被捕入獄、驅逐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他的二位前團隊夥伴曾在向私人漁業的財團單獨抗議中，先後遭遇暗殺。

在《海豚灣》裡，O' Barry和拍攝團隊更成為太子町警方跟蹤的目標：只要一抓到把柄，他們將被毫不留情驅逐出境。影片最扣人心弦



■這是每年屠殺上萬條海狗的海灣。

網絡圖片

的，也正是導演利用攝影高精裝備以及團隊冒險一搏的深入海狗灣區，成功獲得真實影像。

對魚翅說不

「我仍然要再次申明，我並不是讓大家去恨日本人，真的。參與捕殺海狗的只有那40多個人，絕大多數的當地人對此毫不知情。」O' Barry不斷提醒台下的觀眾，「其實，美國捕食吞拿魚的惡行並不比日本人更道德。」因為拯救海狗計劃而多次到過太子町的O' Barry，對專訪記者提到那個地方，臉上表現出柔和的神色，「我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太子町的美最令我陶醉。那裡人口很少，非常的寧靜，也有歷史的沉澱。」O' Barry說。「我要做的並不是要和政府作對，而是希望和他們合作，為海狗尋找生路。」儘管他對電影《海豚灣》保持距離，不希望自己成為宣傳的噱頭，但他樂於見到影片達到的影響。

「現在我再去太子町，會

有當地的警方一路陪同，確保我的人身安全。他們對我非常友好。」

O' Barry對個人的名望的處理是小心翼翼的、理智的，他非常清楚當被人喚作「海狗英雄」後，容易產生的道德高位，「這不只是關於日本的問題，而是更大的氣候問題。但我覺得，整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市場需求和供給的問題。對於海狗的拯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要去買海狗表演的入場券。」

除了日本，他還在大西洋群島參與海狗保護的計劃，每年見他瑞士的太太和從廣州領養的女兒不到幾次。他給我看手機裡保存的她們的照片。另一面，他的硬漢形象仍然不減，他發現在港停留的酒店有「魚翅」供應，「我已經給他們發了警告信。鯊魚的數量劇減，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因為對魚翅的需要。」

問O' Barry是否仍有贖罪的感覺，他說，開始的時候是，但現在，「這已經構成了我生命的意義。」

